

## 經濟學期刊發表之經驗談

楊淑珺\*

自 2000 年寫博論開始，我從事總體經濟學的研究已有二十來年的時間。因應《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邀請，我想藉此機會分享期刊發表的經驗。一篇能被好期刊接受的論文具有許多元素，包括題目的選擇、技術的執行、推理的縝密與否等等。有限於篇幅，我在此僅討論幾個投稿比較容易忽略或受挫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釐清一個論文的「賣點」，以及對於文獻的貢獻。這個問題決定了文章的「定位」而非「行銷」上的表面功夫。近年來排名較前的期刊「桌拒」(desk rejection) 的比例相當高，論文的賣點是否夠新穎、文獻的貢獻是否清晰、發現的結果是否夠分量等，是期刊編輯是否送審的關鍵因素。這些問題應該在研究進行的初期，就要仔細思量，否則一開始就埋首苦做，卻無法精確掌握文獻的缺漏，到了組織撰寫階段，將無法清楚、有條理地論述。儘早釐清賣點，可以建立明確的執行方向。

論文的賣點可以是來自於一個尚未被研究的題目，也可以是一個舊題材的新發現。以我最近一篇論文為例——Chang et al. (forthcoming)，我們發現美國近三十年來，股票回購 (share buybacks) 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這可能解釋了近年來公司所得稅減稅效果不彰的部分原因。文獻中並無研究將公司所得稅的總體效果與股票回購的關聯，然而股票回購可能減少投資可用的資金，因此兩者似乎是合理的連結。新題目的開展，其動機著重於闡述為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近年來，總體經濟學排名較前的期刊日益重視題目與現實的關聯性。而這個關聯性的建立，不是鬆散的敘述即可，必須要有數據、甚至計量結果的佐證。該論文中，我們首先估計 1980 年代美國股票回購規定放寬前後，資本所得稅減稅對 GDP、投資、以及股票回購的影響。結果顯示，前後兩個樣本的反應有明顯差異：股票回購大幅增加的同時，資本所得稅的減稅效果也變弱了，值得研究其背後的理論原因。

---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如果一篇論文在於研究已被探討過的題材，則動機的呈現，必須清楚交代與既有文獻的不同之處，不但分析應有新意，而且結論必須有足夠大的差異。在研究所學習階段，我們經常利用既有的模型透過修改假設或加入新元素來練習模型的求解。這個練習到了寫論文的階段，就必須檢視新模型的假設與普遍使用的假設其優異性何在？對結果關鍵性的差異性何在？在 Mao et al. (2023) 的論文中，我們修改一般總體模型裡財政與貨幣政策互動方式不變的普遍假設，進而推翻政府支出在貨幣融通下比舉債融通有更大乘數的結論。而在另一篇論文——Shen & Yang (2018)，我們則提出與既有文獻不同的觀點：以工資向下的僵固性解釋政府支出在不景氣時為何有較大的乘數。近年來排名較前的總體期刊有一個趨勢：理論與實證的界線已不如過去的涇渭分明。理論為主的論文，多半要有實證輔佐；實證為主的論文，其發現也必須具備理論基礎。

第二個面向是英文的書寫。年輕學者常專注於學習技術，忽略了寫作的重要性。常見的問題如句子冗長、段落紛亂、或語意不清，即使經由英文母語人士的潤稿後，雖然沒有拼字、文法的錯誤，仍不能解決深層寫作上邏輯的問題。以我個人的經驗，寫作所花的時間與精力不輸給技術工作所需。美國著名的新聞歷史學家 David McCullough 曾說：“Writing is thinking.” 反覆的寫作是檢驗論述邏輯、文章結構的必要過程，更可精煉文字，使編輯和審稿人有往下閱讀的耐心。許多在技術層面表現不差的論文，可能因為寫作因素，而無法發表在品質較佳的期刊，實為可惜。寫作（無論是中、英文）是可以透過學習與練習而進步。我在政策機構工作時，寫作必須經過多位同事的評論，再逐一回應問題後，才由機構內專業潤稿人修訂完成。另外，寫作可以及早開始，無須等到所有分析工作都完成才動筆。寫作的反覆推敲，有時能發掘論文推理邏輯的缺陷，並及早看出技術工作需補強的地方。

第三個面向是如何克服被期刊屢次拒絕的挫折感。研究工作起步，就必須要有強大的心理建設：退稿是家常便飯。一篇論文被四、五個期刊退稿，才找到一個願意給予修改機會的期刊，是常有的事。投稿期刊的選擇，在一開始勢必往排名較高的期刊大膽嘗試。事前檢視編輯群是否有合適的人選，是必要做的功課。收到退稿的審查意見，需檢視論文是否有嚴重的缺失。有些學者認為若編輯沒有給予修改機會，無須理會審查人的意見。但倘若投稿數次重複的意見一再出現，我強烈建議應該要處理問題後再投稿。

研究生涯的第一個階段，五到八年很快就要面臨升等的考驗。有些學者希望一篇論文做到盡善盡美才投稿，然而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會建議分析分量足夠、結論確立、寫作專業即可投稿。技術層面的修補工作是永遠做不完

的，一篇論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解決所有的問題。一個期刊會不會給予修改機會，主要看的是大方向、整體論文的呈現。畢業後，應該要求自己修改博論不要超過一年，即要投稿。近十年來，整體經濟學期刊的審查時間已大幅縮短（我 2002 首次投稿，18 個月後才收到首次回覆）。近年來，我自己的經驗顯示從第一次投稿到被接受平均需要 2-3 年。此外，升等都有篇數的要求，為加快發表，可考慮已做的論文是否有可延伸之處。十年磨一劍的大型論文，固然值得追求，但整體研究的 portfolio，還是首先要通過升等的考驗。

第四個面向是如何處理編輯和審查人的意見。一般編輯即使是給予修改機會，口吻經常讓人覺得最終被接受的機會不大。如果意見合理，能讓論文更好，雖然有難度，我建議應該盡力且盡快修改。拖延的結果常會造成自己對該論文失去熱情或對內容感到陌生。如果無法滿足審查人的要求，也無須驚慌。可以解釋做不到的原因，或以次佳的方式處理。例如，在我修改一篇用 DSGE 模型探討低收入國家的財政效果的論文（Shen et al., 2018）時，有一位審查人要求參數須以貝氏估計獲得。然而低收入國家可靠且樣本期間長度足夠的資料缺乏，因此我們決定用 prior predictive analysis，解決審查人所擔心參數不確定性的問題。

準備修正報告時，語氣要謙和、逐一回應每個意見，但毋須過於卑躬屈膝和繁瑣。我常看到修正報告對每個意見回覆的開頭，都先感謝審查人，並且回覆冗長。修改報告無須大篇幅複製修改後之正文，只須點出文中修改的段落。相對於過於謙卑的極端，是以不友善的口吻對審查意見提出質疑。審查人若有誤會之處，僅需委婉指出、客觀解釋。如果覺得期刊審查品質不佳，換期刊投稿即可，無須得罪編輯或審查人。論文審查的圈子，可能比你想像來得小，我曾有幾次遇到不同期刊要求我審同一篇論文。

論文的修改，切忌自己主動開闢新戰場，無端對第二次審查造成困擾。修改方向原則上應該盡量貼近編輯和審查人的要求。投稿中難免遇到離題的審查人，所提出的問題並非關鍵，卻要做許多新工作。如果編輯並未強調該意見為必須修改之處，未必須要完全執行。例如，前述有關股票回購的論文，有一位審查人可能是財管背景，對我們未考慮現實中股票回購的動機有所疑慮。在修改的版本中，我們並未修改模型，只是清楚界定文章的範疇，說明分析的侷限。

當修改論文遇到瓶頸，可以尋求協助，例如博論的導師或是同領域資深的學者。透過多與人討論，甚至可以找到潛在的合作者。最後，我想提的是共同研究的好處。除了可以截長補短，也可相互督促，提高研究動能。研究生涯起步，若能找到較有經驗的學者合作，可以學習處理研究、投稿在各階段問題的

方法。如果行有餘力，也可試著獨立發表。雖然內容可能不及合著研究來得豐富，但對一位學者完整研究能力的呈現，有加分的作用。

## 參考文獻

- Chang, J.-J., C.-H. Kuo, H.-Y. Lin, & S.-C. S. Yang. Share Buybacks and Corporate Tax Cuts,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 Mao, R., W. Shen, & S.-C. S. Yang. (2023). Uncertain Policy Regim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Effec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52, 104330.
- Shen, W., & S.-C. S. Yang. (2018). Downward Nominal Wage Rigidity and State-Dependent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98, 11-26.
- Shen, W., S.-C. S. Yang, & F.-L. Zanna. (2018). Government Spending Effect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3, 201-219.